

「我是以宗教的朝聖心情前來，幻想中，前面有一片眩目的曙光，但路途坎坷，却不免要喊腳痛的。」

悄悄的，我揮別故鄉的雲彩，依依的，我送走懷念的寧謐，隻身踏上喧囂，乾燥的台北，投入古老，深沈的台大，而戰戰兢兢地接下四年黃金的年華。

還記得新生入學指導的第二天，由一位高年級同學帶領，初次走入物理館，其間氣氛，令我湧出是來憑弔滿頭銀髮的愛因斯坦的感覺，是來尋覓他的智慧所迸出的火花，更前來體會他在茫然之後的覺醒，在黑暗中的摸索以及新的洞天的終於發現，我爲之歎訝而忘返，也爲我興趣之得其所而滿足了。

「我的王國是天空」，仰起頭來，兩排椰樹，追風逐雲，傲然挺立，一角的傳園，羅馬式建築發人深省——那兒睡著一個人，我以冰冷的額頭觸及他的大理石墓碑。台大，學術研究自由之風濃厚，學生社團活動頻繁、撩人，於此多采多姿的時間裏，饒有書卷氣的空間裏，我儘可安排生活，興趣地生活；更培養獨立的思想，健全的人格，在人羣中求得超然獨立而存在我自己。羅曼羅蘭寫於貝多芬傳之前說：人生是艱苦的，在不甘於平庸凡俗之人，那是一場無日無夜的鬥爭，往往是沒有光華的，沒有幸福的，在孤獨與靜寂中展開的鬥爭。這是靈性高如貝多芬諸人的心聲，我願汲取他們一絲、一毫的氣息。

「春風難渡玉門關」，昔日受學，如沐春風，屢屢留連，信步於天機高妙之處，柳暗花明之村。啓蒙我的物理老師，他的講課，他的神態，我渴望能在台大覓到他的影子；又深愛玩花的國文老師，上她的課，我時而飄飄，欲羽化而登仙；時而激動，豪邁之氣盈懷，或者更上陶園（先生姓陶）——我們的清談高緻，摻著超俗花香，「爲君持酒勸斜陽，且問花間留晚照」的惆悵，散于可說盡興也可說未盡了興的我們，一離開那林中小屋，我們馬上有走在鉛華俗世的濁感。我，我的朋友，一直懷念過去一年芬芳的日子。

近讀史記，感慨良多，才高如韓信者，終因才鋒畢露而遭滅亡，猜忌如劉邦者，張良陳平更因含蓄，智深而免受其害，某人說的真對「鋒芒畢露固然爲人羨稱，却令人洞察你的底細，含蓄猶如煙霧，雖然掩蓋了你的才華，却美化了你的缺點」。身處芸芸衆生之中，我寧可貌似癡愚，只要我的謬誤，令我歡樂或陶醉。

Theory, Equation等，正翻到 Ampere's Equation

時，媽說：

「別嚕噓了，快動手吧！」

匆忙中拿起保險絲，作交叉狀各接於開關的蓋子之一頭，還頗自豪：

「看！不用量，角度一分也不差。」正得意中，媽拿起蓋子一蓋，「砰」的一聲，電光一道，火花四濺，妹高叫：

「妙，火花放電！」

「這危急關頭誰叫你顯本事。」媽却光火了。

「也許是電力公司發電機的正負極接錯了。」我說。

妹又說：

「大物理學家只會動腦筋，還是看我初中從老師那裏學來的技術吧！」眼見她手忙腳快，裝上的保險絲歪歪扭扭又不平行，蓋上蓋子，諸君！居然

亮了。

「算了，我看你明年回來該以爲太陽是從西邊出來了。」她不放鬆的調侃著。

「有啥希奇，地不分東西南北，人無分男女老幼。」

一年過去了，還沒弄清上下課的「傳鐘」到底敲幾下？

十一月一日，依依的離開了老家，結束「朝食院中菜，暮吃園中果」的鄉村生活。又將開始我那工作日賞「花」，休假天在牀上「修行」的寫意生活了。

後記：

陪拔是指前清考拔員，每縣祇取一名，但榜上照例爲二名，叫「陪拔」